

朱谷忠 编

《故事林》精品丛书

反腐倡廉故事

含泪的逮捕令

● 牛主任招赌

● 收礼市长

● 送你饮料

● 送礼送出的命案

● 怪火之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含泪的逮捕令：反腐倡廉故事/朱谷忠编. —福州：海峡文艺出版社，2001. 5

(《故事林》精品丛书)

ISBN 7-80640-518-6

I. 含… II. 朱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0672 号

含泪的逮捕令

——反腐倡廉故事

朱谷忠 编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：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省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斗西路 21 号 邮编：350005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5 印张 2 插页 120 千字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0-518-6

I·364 定价：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辑 最佳选择

怪火之谜	夏福民 / 2
艰难的选择	徐 亮 / 9
最佳选择	郑敬平 / 15
牛主任招赌	陈乐燕 / 23
含泪的逮捕令	徐凤清 / 29
巧治“神台猫屎”	周松岐 / 41
人往好处推	吴 为 / 48
收礼市长	关义军 / 51

第二辑 揭开丑闻

迷你饮料	陈志荣 / 56
送礼送出的命案	梁寿臣 / 64
揭开丑闻	常小波 / 71
公安股长挖硕鼠	沈顺添 / 78
讨债	任斗强 / 85
秀秀探亲	崔农强 张永锡 / 93
镜头里的秘密	阮红松 / 99

第三辑 美的留影

宅基地风波	吴清汀 / 105
-------	-----------

爱民匾	朱茂昌/113
小伟写批评稿	封光钊/121
美的留影	陈念银/125
石老汉告状	杨应甫/130
官车拍卖记	陈乐燕/138
倪乡长发请柬	李晓成/144
告状	李雪涛/150
编后记	朱谷忠/155

《故事林》精品丛书
含泪的逮捕令

第一辑

最佳选择



怪火之谜

●夏福民

怪
火
之
谜

2

孔强和冰兰是一对令人称羡的恋人。一个是派出所副所长，长得身高体魁，仪表堂堂；一个是乡政府办公室文书，柳眉杏目，纤腰婀娜，出落得像株出水芙蓉。两人已相爱多年，准备年底结婚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孔强在乡下的父亲不幸患了白血病，孔强陪父亲去上海、南京多方求医，结果非但没治好病，反把准备结婚用的钱都花完了。他只得找冰兰商量推迟婚期，冰兰通情达理地点了头。

这天，孔强从县里开了几天会回来，冰兰心事重重地找到他，讷讷地说：“强，咱们早点结婚吧，否则我实在受不了啦。”孔强一愣，听她详细一说才明白。原来，有个乡办厂厂长的儿子，在上中学时就追着她不放，直到见她她和孔强已是“水到渠成”，才只得“望洋兴叹”，可如今见孔强为给老父看病弄得一贫如洗，婚也结不了，便又缠住冰兰，不光一日几次电话，还到她办公室去，胡扯什么祝英台、七仙女的时代早已过去，现在国家都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找对象建小家也该重物质，吹嘘自己家如何富裕阔气，临走还扬言：“只要你们还不结婚，我就要和孔强一直竞争下去！”

孔强听完讲述气得浑身发抖，又无可奈何地搓着手：“我何尝不盼着早点结婚呵？可哪里来的钱呢？”不料，冰兰喜孜孜地说：“强，你不用愁，我爸支援咱们一笔钱，足够买一套高档家具了！”

“这、这怎么行？”孔强红着脸直摆手：“你办嫁妆已花费够多的了，我怎能再花你家的钱，再说你家也不富裕嘛。”冰兰深情地回答：“还分啥你家、我家的？我的就是你的！”孔强沉思良久，情不可抑地握住了她的纤手：“兰，你真好，只是我太亏待你了。”

为了省点钱，他们没有大操大办，只是去杭州玩了几天，算作旅行结婚。回来的当天晚上，两人相依相偎睡得正香，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孔强开门一看，是派出所的小黄。小黄急切地说：“碧泾村刚才发生了严重火灾，华所长请你马上去一趟。”孔强连忙穿戴好，回卧室向冰兰告别。冰兰刚才已听见了，撇嘴道：“乡下失火是常事，还用得着你们派出所去查？你去看看就回来吧。”

失火的是碧泾村村民委员会办公室，火势来得突然而又凶猛，把所有物产烧了个精光，尤其重要的是会计账簿也付之一炬。孔强带了两位同事勘查现场。办公室里晚上没人值班，排除了烟火酿灾的可能；办公室离村庄有好长一段路，灶火也飞不到这里。看来是有人故意纵火！可谁是纵火者呢？孔强多方面找人了解，把疑点集中到了村会计祝庆华的身上。据乡财管所的负责人说，前不久，有人到乡里告过祝庆华的状，说她家原来很穷，当了几年会计，却平房变成楼房，收录机、彩电、冰箱、时髦家具陆续备齐，自己出嫁就花掉了一万多元，因此怀疑她的钱财来路不正，有贪污的嫌疑。于是，财管所准备派几名老会计前去查她的账，可是人还没去，办公室却突然失火了，会不会是她听到了什么风声故意搞的鬼？

光靠猜测是不能立案的，法律注重的是证据。孔强一调查，办公室失火的那天，祝庆华恰巧到杭州为村办厂讨一笔欠款去了，并不具备作案的时间。

线索断了，下一步该怎么走？孔强愁眉不展，满腹心事，连回到家吃饭也咽不下。冰兰关切地问他勘查的结果，孔强照实说了，并

叹息：“这案子好难结，看来只能向县公安局求援了。”冰兰眨着明亮的大眼，思忖片刻说：“强，你查过室内的电闸刀了吗？会不会是电火灾？”

孔强一想也是，自己怎么就忽视了这种可能呢？于是立即骑车赶往碧泾村。在废墟堆里仔细一勘察，果然电闸刀没有拉下来，看来只能作“电火灾”这个结论了。临离开时，他去屋后的小河边洗手，无意中发现河边的茅草上有星星点点的油污，旁边的软泥上还有一排脚印。他循着脚印往前找，但不久，这些脚印就被其他杂乱的脚印掩盖了。他不由一惊，当时为救火来河边舀水的人必定很多，可这油污是哪里来的呢？会不会是有人去屋里泼了油再点的火呢？他细心观察了那些脚印，凭着丰富的侦察知识和经验，推测出了鞋的型号，该人的身高、体重和年龄。

孔强骑着摩托车赶回派出所，路过家门见冰兰正在等候他，冰兰问他调查结果怎样，孔强笑笑说：“你真聪明，闸刀真的没拉下来。不过，我又发现了新情况。”说着“呼”地开走了。冰兰皱皱眉，大声喊道：“原因既然找着了，你还多此一举干啥？我等你一起去逛商场呢！”

孔强跟华所长一汇报，立即带人去碧泾村，通过深入调查，包围圈逐渐缩小，焦点最终落到第二村民组常家楠的身上。失火那天晚上，有人曾看见他鬼鬼祟祟地摇了小船往村办公室方向去的。

常家楠是个蓬头垢面、衣衫破旧的中年汉子。经审讯，他一口承认是自己放的火。问他作案动机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：“我不就是多生了一对双胞胎吗？村长带人来我家要罚款，没有钱就抬米、牵猪、扒房子。我被逼得没法过了，去乡政府讲了也没及时处理，就恨透了村干部，烧村办公室解解气。”谜终于解开了，孔强心上的石头也落了地。按刑律纵火是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，但考虑到村

里抓计划生育工作方法失当,不该硬是抬粮牵猪扒房子,常家楠本人认罪态度又好,再说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和病弱的妻子需要照顾,三个孩子要抚养,便判了两年刑,监外执行。

常家楠被判刑的这天晚上,祝庆华特来孔强家,拉着冰兰的手感恩不绝:“冰兰呵,我多亏了你家孔强。孔所长真是包青天,要不是他,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喽。”冰兰不以为然地笑笑:“庆华,我们是老同学了,还说这客气话干啥?”临走,祝庆华还拿出两条中华牌,硬要孔强收下,孔强无论如何不肯要,两人推让不休,直到冰兰说了:“庆华,你为我们破费够多了,就算了吧。”她这才作罢。
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冰兰随口说的那句话,却像一只苍蝇飞进了孔强的脑海,一直嗡嗡地闹个不停。等祝庆华走了,孔强问冰兰:“祝庆华过去给我们什么东西没有?”冰兰赶忙咯咯咯地笑着摇头:“我是随口瞎说的,否则她怎么肯走呢?”

孔强因为侦破纵火案有功,受到了县公安局的嘉奖。这天他去县里开表彰会,冰兰送他去汽车站,路上碰到祝庆华,她又说了一番感谢话。正在这时,冷不防走来一个人,把祝庆华拉到一旁,横眉怒目地骂道:“你这狗娘养的不讲良心,我老婆昨天来找你,你干啥把她赶出来?你不想想你干的那些丑事,要不是老子给兜着,你早他妈进去了。你要是再不兑现,别怪我不守信用,叫你吃不了兜着走!”此人不是别人,恰是常家楠!祝庆华闻言大惊失色,身子直哆嗦,慌忙低声下气地哀求:“家楠哥,别说了!你只管放心,快走吧……”

他们的话被孔强听着了,心里顿起疑窦,便走过去问常家楠: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?”冰兰拉拉他埋怨说:“快去乘你的车吧!人家争吵都要管,你也太忙了。”又边推边劝常家楠:“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,大庭广众这样做影响不好,有话个别谈嘛!”硬是把他劝走了。

上了汽车，孔强一直剑眉紧锁，呆然默坐，思虑着一个个难解的疑团：常家楠与祝庆华究竟有什么关系？冰兰好像知道他们之间的事，可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讲过？……

下了车，他没往公安局去，而是直奔人民法院，向法院的同志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疑点，建议他们立即传讯常家楠。

傍晚，孔强回到家，向冰兰谈起常家楠找祝庆华吵闹的事，并说根据自己推测，真正的纵火犯应该是祝庆华，是她指使常家楠作的案。冰兰听了，双眼瞪得大大的，愣怔半晌，突然一把搂住孔强颤声说：“强，看在祝庆华是我多年的老同学的面上，这事你就别管了，人家已经私了了。”

在孔强的再三追问下，冰兰啜嚅着道出了底细。原来，祝庆华确实贪污了不少钱，她怕查账露出马脚，便采用“雇佣顶罪”的办法，指使穷得叮当响肯卖命的常家楠去放火。事成后，付给他二千元酬金。后来派出所逐渐查到他的头上，祝庆华怕他顶不住把自己供出来，就又给了他二千元，叫他把罪顶下来，等躲过这场难，再给他二千元。常家楠知道这是要吃官司蹲大牢的，便嫌钱少，祝庆华就说：“我现在手头没那么多钱，只要你帮我顶住，我再给你五千元，先写张借条给你压着。”就这样，常家楠一口咬定纵火是自己一人所为。可谁知当他叫老婆拿了借条去找祝庆华要钱时，她却三番五次地推说没钱。常家楠觉得上了当，便跟她大闹起来。

“兰，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？”孔强出其不意地问。

冰兰浑身一震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是祝庆华自己告诉我的，她要我求你……还说事情过后，她、她会感谢我们的。”

孔强想了想，声音有些发颤地说：“兰，我再想问你，乡财管所还没派人去查账，她怎么已经知道了呢？还有，向财管所举报的人说，过去写过检举信给乡政府办公室，可乡领导却不知道……”

“你别说了！”冰兰生气地打断他的话，“依你说，祝庆华的背后

还有人？”

“可能是这样。”孔强盯着她的脸。

“你……你在怀疑我？”

“你……自己明白。”

冰兰呆怔良久，突然奔进卧室，扑倒在床上“哇”地痛哭起来。

孔强走进去，坐在床边，柔声相慰：“兰，你说实话。不论发生天大的事，我都会替你着想的。”

冰兰坐起身，扑到孔强怀里说：“你说话要算数。”接着抽抽噎噎地说出一番使孔强深感震惊的话。孔强万万想不到，事情真像他所不敢想的那样，冰兰卷入了这桩犯罪的案件中。她利用收发文书的工作之便，撕毁了群众对祝庆华的举报信；当她获悉乡财管所的查账决定后，立即向祝庆华通风报信；更为严重的是，当祝庆华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她又出了个找常家楠“雇佣顶罪”的主意！

孔强既气愤又痛心：“这些事，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？”

“我……知道自己错了，可我……不愿破坏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。”

孔强沉默良久，起身朝门外走去。

冰兰急忙追上来拉住他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

“……给……法院打电话。”

“你不能去！”冰兰“扑通”跪坐到地上，双手抱住孔强的腿：“强，事情要是张扬出去，不仅我无脸做人，还有这满屋子的家具、电器都、都没有了！”

“这些家具，电器怎么了？”

“那笔钱不是我爸的，是祝庆华送给我们的。”

孔强无力地跌坐到椅子上，含泪说道：“兰，你走得太远了，想不到你会这样。”

“当时我、我只想能早点结婚……强，你不是说替我着想吧？我

是你的妻子呵。”冰兰声泪俱下。

孔强扶起冰兰，紧紧地拥抱着她：“兰，我无法忘了自己的职责。纸是包不住火的，你跟我一起到派出所去吧，争取尽早把事情讲清楚。”

冰兰猛地推开他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你就这样替我着想？你、你根本就不爱我，想让我成了罪犯，好、好抛弃我！”她拉开床头柜的抽屉，拿出鲜红的结婚证书就要撕。

孔强急步奔过去，一把夺下结婚证放入胸前的口袋，音沉语重地说：“我劝你这么做正是因为爱你，不管结果怎样，你永远是我心爱的妻子！”说完转身噙噙地走了。

当他跨出家门的时候，背后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：“强！你再等一等……”

艰难的选择

●徐 亮

这年夏天，一场特大暴风雨袭击了鄂县北部。水到之处，树倒屋坍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重大损失。县内县外的人们闻讯后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，捐款捐物，支援灾区人民重建家园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爆出一条特大新闻，鄂县民政局局长易春山，贪污了外地群众捐赠的10万元救济款，县检察院已将他立案审查。消息传出，全县震惊，特别在易春山的家乡清华村，人们在村头路边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堆，议论纷纷，许多乡亲说，这消息最好不要让易大爷知道。

易大爷是易春山的祖父，已经七十多岁了，易春山是他一手拉扯大的，30年前易春山出生不久，他爹易大海在一次抗洪抢险中壮烈牺牲。易春山成了烈士的后代。

当时，媳妇改嫁想把易春山也带走，易大爷说什么也没答应，媳妇为了安慰老人，就同意把儿子留在了易大爷身边。从此，祖孙俩相依为命，易大爷把全部心血都花到了孙子身上。冬去春来，孙子长大成人，高中毕业考上大学，大学毕业锻炼了几年后又当上了县民政局局长。当时老人得知这一消息时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他来到儿子的墓前说：“儿啊，你儿子有出息啊，我……我没有对不起你吧。我七十多岁了，阎罗王留给我的日子不会太多啰！现在，我总可以安心闭上眼了吧……”

可谁能想到呢，就在老人如释重负的时候，命运偏偏还要给他如此致命的一击，他能受得住吗？

村里有几位热心人，闻讯后急着去看易大爷，可到了他家门，只见门关窗闭，鸦雀无声，正疑惑着，又有人跑来说，易大爷正独自在儿子墓前流泪。

是的，易大爷已知道了那个该死的消息，当时，他简直如受雷击，浑身一抖，差点倒地地去，后来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迷迷糊糊地出了门，来到了儿子的墓地，霎时，辛酸的泪水从眼里涌出，嘴唇一颤抖，嗫嚅一句：“儿子，你……你的儿子出事了……”便跌坐在墓前石块上，纹丝不动，怔怔地盯住墓碑。

大家好不容易才把易大爷拉回家里，但老人一句话也不说，众人不知如何是好，正面面相觑着，村委主任马志雄来了。

马志雄三十多岁年纪，不仅长得一表人才，而且脑袋灵光，“点子”很多，在清华村，人称“小诸葛”。他一进门，有人就把易大爷的情况说了，他听后哈哈大笑道：“这完全是一场虚惊。”然后叫大家各自回去，他还有事要同易大爷说。

易大爷听了马志雄一番话后，一把拉过马志雄问：“志雄，你……你刚才说的是真的？”

马志雄点点头：“真的。”

“春山没有出那件事？”

“事是出了。”

“那……”易大爷不懂了。

马志雄说：“易大爷，咱们清华村世代就出了春山这么一个在县上有点地位的官，我们说什么也要想办法保他，救他！”

老人还是不明白：“怎么保他？怎么救他？”

马志雄说：“我们已经准备好10万元现钱，准备马上送到县上去，就说这就是那笔救灾款，春山为救我们村办厂的急，挪给我们

用了,现在如数交还。这样,贪污就成了挪用。如今贪污受贿的大案要案多的是,春山为了家乡的父老乡亲才这么做的,况且已完璧归赵,我想即使处理也不会太重。这样,岂不是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啦!”

易大爷说:“那要10万元钱呀,扔出去就没啦!”

马志雄说: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只要能保住春山那个局长职位,不要说10万,就是20万、30万也拿得出来。再说,春山对咱们村已是有功了:去年,他一句话,就让咱们村的服装厂挂上了福利企业的牌子,一年免税就是几十万元哪!现在的问题是,要你老与我出马一趟,一起去县城,把10万元送到检察院去,就说是你发现了这事后,逼着我们去归还的。这样,兴许对春山更有好处。春山那边我已托人给他送了条子,让他与我们统一口径……”

易大爷听完呆住了,这个马志雄,真是“小诸葛”哩!他虽觉得这也许不那么妥当,但事到如今,也只有这样了。待孙子过了这一关,自己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,让他以后记住教训,做个好官。

当天,马志雄叫来一辆手扶拖拉机,带着10万元钱,与易大爷一起奔县城去了。

清华村属鄂县的边远地区,离县城有一百多里路。手扶拖拉机颠了一个多小时,赶了还不足一半路程,不知怎么回事拖拉机突然出了故障,再也不会动弹了,可偏偏此处正是前不久受重灾的蚂蟥村地界。半个月前,那场暴风雨几乎把这个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子夷为平地。眼下,数百名男男女女还挤住在临时搭的帐篷里。他们见村前一辆手扶拖拉机趴在地上不动了,全跑了出来,有的本来就是拖拉机手,想来帮帮这位过路客,有的只是来看看热闹。

可怎么也没料到,这一看却看出了麻烦:人群中,有人认得易大爷,而且知道那个民政局的易局长是他的孙子,易春山贪污10

万元救灾款的事，他们知道得更早，况且已议论得咬牙切齿，当有人指着易大爷说这就是那位贪污局长的爷爷时，便如一石激起千重浪，人们心中积压的那股气恼顷刻爆发了，很快把拖拉机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有人甚至一伸手揪住易大爷的胸脯，问他：“那个贪污局长真是你的孙子？”

易大爷被气势汹汹的人群惊呆了，他本来就有些心虚，这会儿面对一张张愤怒的脸，一双双喷火的眼睛，浑身瘫软了，哪里还说得出口话来？

马志雄也急了。但他毕竟见过世面，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先声夺人，镇住对方，所以忙挺身上前，拉开那人的手，厉声道：“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是不是贪污，还不一定呢！”

可是，这一次，他这一招完全失灵了，不仅没有半点效果，反而火上加油，更激起了人们的愤慨，无数声责问猛烈地向他袭来：“什么，你还不承认，你是什么人……”

马志雄这时候也慌了：身边带着 10 万元巨款，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，万一失去控制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他忙把那只放钱的手提包丢给易大爷，说：“你把它保管好，我去找他们的领导。”易大爷接过包，深知责任重大，便把它死死地抱在胸前。但看得出，他浑身都在筛糠似的发抖。

这一切，恰恰给围上来的人一个明显的提示：包里必有奥妙！所以马上就有人喊：“快去看看，那只包里放的是什么？”话音刚落，好几个人都冲向了易大爷。

马志雄闻言大惊，忙拦住他们道：“你们……你们不要乱来呀！……”

然而，寡不敌众，任马志雄怎样左挡右拦，冲上来的人们一下子把他推到了旁边，继而七八个小青年一拥而上，把易大爷从拖拉机斗上拖了下来。其中一个一把夺过那只黑皮包，拉开拉链，当即